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二八回 墜孽海悲道空修 望兒孫是心甚切

二英聞得美女一番言詞，心想不從，長禁幽室之中，弗見天日。如其從也，可惜數百載純從植物修成人形，又負三緘師尊多年訓誨。左思右計，進退兩難。久之，桃英曰：「承爾好言苦勸，從與不從，爾其暫退片時，待吾姊妹商議停妥，自回爾話。」女娘退。柳英問棠英曰：「不從彼配，則幽禁難出，爾意如何？」棠英曰：「吾志不可奪也。寧肯死於幽禁，不願棄道而下賤於人，即入黃泉去見閻羅，亦有顏面。」桃英曰：「爾意如是，吾心亦然。」乃同聲而呼女娘曰：「吾姊妹主意已定，爾快來此，吾與爾言。」女娘至，二英曰：「爾休饒舌，吾頭可斷，吾志不可奪焉。」女娘色變，轉告老嫗。老嫗怒甚，來到幽室，疾聲罵曰：「賤婢子，胡得自高身價？吾兒係讀書種子，青雲有志，不久即作貴人，何者配爾不過，爾乃傲性如此？家婢與吾拉出，待吾治以蠻法。」群婢得命，拉出室外，老嫗手執利刃，細細割之。二英痛楚難當，三魂已出泥丸，不省人事。痛極而醒，舉目仰望，三緘仙師尚在座中。笑向二英言曰：「不意花妖成形，有此烈氣。」遂提為右班之首，命歸廬內，同心習道。

又過數日，三緘暗思：「二班男徒，吾尚未試，不知心性若何？」因提混元道人、轉心道人來至臺前，以鏡照之。二道昏迷，倒地而臥。混元魂出臺外，行行止止，到了一個村莊。

綠野青疇，桑麻在望，信步行去，其間山重水復，豁目爽心。

右轉左旋，遙見一第，門外碧桃數百樹，花開如火，香氣逼人。

混元曰：「桃花原不生香，何是桃而香生若是？豈非桃而似桃香耶？」緩緩游至樹下，見得花色鮮紅，蛺蝶游蜂枝頭飛舞。

混元盡情欣賞，不覺已近第外。犬吠嗷嗷，俄而朱門啟處，內出一叟，白眉古峭，倚門而望曰：「何人在茲，驚吾犬吠？」混元曰：「吾乃學道之士，信步閒遊，不意至翁府門，驚犬吠而並驚老丈也。」老叟曰：「吾生平亦好習道，奈未得同人而參考之。君既為習道也者，不妨請入茅舍，以談道妙焉。」混元諾，遂隨入戶。由階升堂，整整衣冠，拜謁老叟。拜已，丫結獻茗。茗罷，筵設西軒。混元來到軒中，但見欄杆外面奇花萬種，軒內字畫以及古器玩好，真如海樓蜃市，美不勝收。及入席間，肴饌紛呈，名多不識。老叟攜瓶勸飲，備極慇懃。

飲至日落西山，始命家僕撤席，親點銀缸，送混元道人入室安宿。混元入室後，老叟略談幾句，拱手而別。丫結將茗獻於案上，曰：「道士如渴欲飲，瓶內乃新烹也。」言罷亦出。

混元一人在室，舉目斜觀，地下盡皆金銀。心竊訝曰：「此老何富如是？」剛欲入榻，耳聞室外嬌聲言曰：「適才阿翁言吾家來一道士，能知道妙，意欲將妾配彼，以受家財，不知其人有此福份否？」混元隔窗偷視，見一女子手執蓮炬，容顏極美，金蓮移動，儼若花含宿雨，柳卷微風。混元暗想：「天下竟有女娘而貌美如是者，且彼家財若此其富，兼配此女，真所謂享受不盡矣。」是夜在榻，久不成眠，順想橫思，都在女子財帛之上。

次早，老叟出堂，復呼丫結整治筵席，以款道士。酒逾三盞，老叟曰：「吾為富甲一郡，所缺者繼起無人。不知老拙生平喪德何若，報遭絕嗣？幸而中年得一女兒，今已十六春光，尚未許配。每遇卜者卜之，俱言吾女命大，宜配道士。訪之已久，奈無道士臨門。昨日道士閒遊，羨慕碧柳，尋花至此，此正天作之合也。老拙今日重整筵席，願以吾女充爾下陳，不識爾心以為何若？」

混元喜甚，假以言詞謝之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小子心心念念，在於煉道，原不欲墜人塵世，為妻兒纏擾焉。」老叟曰：「子誤矣。子以為無妻無子，乃可成仙，獨不聞許真人舉室同升乎？況上天牛郎織女尚有鵲橋之渡，仙姬亦有下嫁之辰哉？」混元不復言，即於筵前認老叟為岳丈。老叟為之擇吉，夫婦成禮，極其偕和。

未幾而老叟亡，混元得其家財，心滿意足，無復他想。其妻謂之曰：「爾坐享此富，不思另有以高出人乎？」混元曰：「吾為富家翁，誰不尊仙？別似無有高乎人者？」妻曰：「妾見世之有志男兒，擢巍科，膺顯爵，堂上呼而堂下諾，榮華莫及，妻亦同享封誥，不更高於鄉里乎？」混元曰：「吾未讀過詩書，胸黑如漆，巍科顯爵，何由得之？」妻曰：「能捨財帛，以為圖謀，是為草莽忠臣，皇上亦有獎賞以官之者。」混元曰：「既然如是，吾去調停。」遂帶白銀數千，竟入都下。

現居宰輔趙能光原與混元道人有瓜葛之誼，混元訪實，入衙相會，言及求官一事。宰輔一力應承。混元欣然，當將財帛交付。宰輔密為乾辦，未逾一月，即受山陽令。刻日起程，夫婦同車，後擁前呼，好不僥倖。

到任六載，又盡人事，加升郡守。剛赴郡守之任，妻忽染疾而亡，兼之郡中逆賊滋擾，上責郡守教導不嚴，鎖押回都，發錦衣衛拷問。混元言詞不合，加以殘刑，一痛而蘇。三緘笑曰：「富貴場中不久居，不惟官去又亡妻；此情本是虛花事，說與今人莫亂疑。」言畢，將混元道人逐出臺外。混元悔曰：「自墜孽海，枉吾歷年修煉工夫。」歎息數聲，大哭而去。

又說轉心道人為玉鏡一照，神魂飄蕩，已至家鄉。鄉有呂老，見而詢曰：「爾陳茂老先生耶？」轉心曰：「然。」呂老曰：「聞爾從師學道矣，為何今日復返葭間？」轉心曰：「煉道之餘無事，又轉鄉村，會會故人也。」呂老曰：「爾當年所謀吳姓陰宅，現今欲售，猶願之乎？」轉心曰：「吾已離家煉道，成仙為望。家務一切，久拋之荒山外矣。」呂老笑曰：「吾且詢爾，仙人有子孫乎？」轉心曰：「何嘗無之？」呂老曰：「因為成仙一念，子孫即不顧乎？」轉心曰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耳。」呂老曰：「兒孫之福，半由祖宗積德，半歸祖塚發祥。吾聞仙人中所最重者孝行，以爾言思之，仙人亦不盡皆孝矣。」轉心曰：「誰是孝字有虧而可為仙者？」呂老曰：「即爾之所為是也。」轉心曰：「吾之不孝安在？」呂老曰：「爾父爾母合厝之地，原不大佳，爾熟葬經，即要從師學道，宜卜一吉穴，以安親靈。爾胡以出家不認家之言來對故人也？設或異日風穿水灌，泥污親骸，泉下有知，能不怨乎？吾之責爾以不孝者此耳。」轉心曰：「卜吉地以厝父母，心非不願，特恐見斥於仙師。」呂老曰：「為厝父母而受責斥，爾師恐亦非仙矣。」

轉心道人為呂老一席言語，心已搖動，乃謂之曰：「吳姓之地果欲售乎？」呂老曰：「吾豈誑爾者？」轉心曰：「如是；吾即請翁為我周旋此事。」呂老曰：「爾各歸村，與爾兒孫相會。待明日吾去吳姓家下，為爾說合。」言畢別去。

轉心道人歸得家來，瞥見兒孫不堪窮困，心甚憐恤。其子見父，悲喜交集，拜跪在地，哭不成聲。哭已言曰：「自父去後，兒等勤儉持家。不料人口日多，事弗如意。至於今日，衣食莫保。有識者常對兒言曰：『爾父精於地理，當年所求吳姓之地，胡不謀而厝之？爾之祖墓再不遷改，不惟財帛不生，恐爾子孫亦必絕滅。』人言若此，兒尚未信。殊知近年父之孩孫果喪四五。兒等著急，欲移祖墓，又奈家無財帛。父今歸里，見爾子孫如斯景況，祈速設一妙法，以救燃眉。」一番哀戚之詞，說得轉心淚下如雨，因而慰曰：「兒輩毋憂，吾托呂翁去謀吳姓地矣。」